

杏子黄

白海燕

在上班那条路上，若从一片菜园地绕道荷塘边，会看到杏，那里有杏、桃、柿、桑，杏有两株，栽的人是谁，不知道，只当无主。荷塘离老宅不远，从前，我常独自去，像赴一场场幽会。杏花开时，看花，杏果熟时，寻果。至于桃桑什么的，倒不理睬。

为什么独独爱杏呢？对它的花，我曾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杏花的粉，近于白，是三分笑意，有浅浅的喜悦。莫名觉得，这女子有内伤，心里面泊着一片月色清凉。纵春来，淡淡而待。此生，热烈不再。”对这样的女子，我更有一份怜惜吧。而对它的果，或者源于我对酸的一份偏好。如果，辣的刚烈、苦的悲情、咸的老实、甜的温馨，那么酸，更像一种离经叛道，一种骨子里的邪劲。

少年时，很大的村子，多桃梨，少见杏。只记得，在叔叔家附近的一户人家门口，有一株。我现在春天回去时，路过那一带，仍会寻找张望。那年看见，正逢春花满枝，心里又喜悦又忧伤。村里多少人老了，多少人不见了，还好，它仍在，仍勃勃。

还记得，每年端午节前，母亲卖了粽叶回来，篮子里会多出几件新衣，那是为我和弟弟添置的夏衣。再往下翻，会躺着绿豆糕、圆溜溜的杏——绿豆糕我是不爱的，那红的绿的芯，无端叫我下不了口，但杏，只看一眼，嘴里就冒酸水了！等不及母亲去洗，就抓几个在手，往口中塞，软甜硬酸，我偏拈硬的，常龇牙咧嘴一会，像被辣椒辣了一通，才过瘾呢。在我，杏，是和初夏的时光、美好的节日，在一起的。

关于杏，还有件趣事。初中上学的路，要经过两个村，叫山脚的那个村，多果树。我们日日路过的一周姓人家门口，就有一棵大杏树，冠如巨伞，密叶层层。他家人喜在树下吃饭、闲聊、做活，尤其是那个红脸膛、大嗓门、坏脾气的男主人，总坐在小竹椅上，看着我们学生娃经过，有时还打趣说笑。当然，这是他正常的时候，若酒醺醺，就会听到他粗鲁的叫骂，好像对全世界都有怨气。那时我们是怕他的，会急匆匆跑过去。杏花开了，落了，挂果了，熟了，一天天的变化，都在少年的眼睛里。有天在学校，一个高年级女生忽然神秘秘告诉我：今天他们经过时，周家男主人发话说，谁想吃杏，自己摘。那天晚学时，我几乎雀跃着走近那棵大杏树，红脸膛男人就在树下，而我对他不再畏惧。一跳跃，一伸手，我就抓到了最低的树枝，正欲摘果，忽听那熟悉的声音在大喝：这丫头，好大胆子！人在这，都敢偷！我脑子里轰的一下，又羞又恼，又愧又恨，撒腿就跑。事后知道，是两个大女孩合谋捉弄我，那条路上，我最小，最易轻信。她们的目的显然达到了，可这场恶作剧深深伤害了我。今天回望，当趣事，可那时，却是恨事啊。

杏，到底还是与美好有关的。三国时期，吴国人“董奉隐居庐山，日为人治病，不取钱，凡来乞医而治愈者，重症令植杏五株，轻者植杏一株，数年计十万余株，郁然成林”。董奉每年用杏子换谷3万余斗，“赈救贫乏，供给旅行不逮者”。从此以后，“杏林”便成为中医的代名词。

梅子青青杏子红，绕城荷叶已掀风。眼下正是美好的季节，我亦愿着美好在人间一直延续。



斜阳晚舟 李海波 摄

如品人生如悟道

程琼莲

江南的菜式颇得小桥流水之神韵，讲究精雕细琢不厌其烦。绿就绿得珠光宝气，红则红得富丽堂皇，人目养心养眼自是不说，滋味也是富有层次感，甜咸酸依次由舌尖缭绕，像一阵温润的微风，向着内里深入，一点点渗透，若雨打芭蕉，苔痕漫阶，需要细品。这种品尝美食的过程，与其说是在吃，莫若说是在悟，悟道。

要不就像人生——总不会是单纯一种滋味。

去江苏张家港采风那次，美景一晃而过，倒是美食在记忆中留下浅浅印痕。

记得席间各色江南美食让人眼花缭乱，乱花渐入迷人眼，法力不深的我们终于听不进主人们侃侃而谈如数家珍，将一盘盘古典画风的美食吃了个狼藉。

最后上来一道菜名曰高庄豆腐，主人隆重向我们介绍，说在本地有悠久的历史，极好的口碑。我这人有怪癖，美食需先审视其色，如果色泽不佳，再怎样好吃都无举箸兴致。色之后才是闻香识味。碰上色香味俱佳的美食，有如逢知音遇知己之感。

在饱食一通油腻美味之后，才品出这盘高庄豆腐的好来。眼前的高庄豆腐依次整齐排列，像一串无暇白玉，细腻、质感，闪着晶亮的微芒，掩映在绿玛瑙般的一丛菜蔬里，画风清丽雅致，艺术感十足。一直觉得豆腐是小家碧玉，却又能够登大雅之堂。在我的家乡，豆腐一度是被当做荤菜的，源于过去艰苦的日子里食物的匮乏。另外豆腐温和冲淡，煎炒做汤皆可，即使现在生活水平提高，豆腐依然是席上频繁出现的菜式。

高庄豆腐被如此隆重推出，那么它与普通豆腐相比如何？

怀着这样的疑问，小心翼翼夹起一块入口，嫩滑，口感娇烧，那种稍带弹性的柔软自口齿之间向着更深邃荡漾开去。忽地想起那句词：二十四桥明月夜/波心荡/冷月无声……不由感叹，确实是江南之物啊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美食。那些与地域民俗已然血脉相连的美食，是多少个日月里人们所积累的美食知识的自动取舍，去芜存精，才汇聚成今天的洋洋大观。其实，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之所以无比钟情于彼地的美食，正是源于美食文化里蕴藉着的深厚的历史底蕴吧。

还真是这样。席间主人介绍，张家港凤凰高庄豆腐始于清咸丰年间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高庄豆腐制作精细独特，价廉物美。清末民初，已畅销常熟、江阴、无锡等地。高庄豆腐干则有厚型、薄型两种，呈绛色，质地细实，五香佐料渗透入味，可闲吃或作下酒菜，风味俱佳。

现在吃的是高庄豆腐，还有高庄豆腐干也是一绝，可惜你们明天要走时间仓促，下次来一定欢迎品尝。主人微微带着些抱歉。

闲吃或下酒的高庄豆腐干确实令人向往。设想这样一个场景，选一个有着金色阳光的午后，和一二知己坐在茶楼里，一壶碧茶配一碟细细切过的豆腐干丝，背景音乐必是昆腔的咿咿呀呀，如江南的小桥流水缓缓流过心尖。

怀想一下罢了，细究起来人生哪有完美，这样也就很好了。人与人，人与美食的相遇，都是一段缘聚缘散，就像此刻从陌生到熟悉的人群，就像以前从未品尝过却被我们享用殆尽的高庄豆腐。谁知道下一次我们又会在哪里相遇？——遇见过就好。

他和我

程文文

这是美丽的慢庄。或许，这样的美丽，在案牍劳形的城居者眼里，自是一场倦飞而返的田园安顿。

夜间，和同伴告别后，我独坐室内，细细念着一个慢字，感觉旧时光如一根封存许久的琴弦，不经意间被一双手轻轻拨动起来，那声音里有着一如泣如诉的喑哑。

那时这里还没有名字，只是一个普通而朴素的村庄，父母兄弟，每日面上是满足得几乎麻木的表情，很少有车开进村庄，也没有一个乡邻愿意走出村庄。那个城里的少年，因为特殊的原因，来到这里，做了我的少年同伴，他的眼神里，有我不熟悉的忧伤，我常常看着他，极少交谈，却像大人一样，叹一口气。有时候，那个少年会侧过脸，对我浅浅的微笑，头发被风吹开来一缕，清爽又干净，似乎还有淡淡的肥皂水的香味。

问他：会一直呆在这里吗？他没有犹豫，很坚定的回答：我要离开，要去别的地方。

小小的我，在那一刻，眼里忽然涌出两包泪，忍着，没有淌出来。

那一时刻，风过耳，风似乎听到我心里的声音：“我也是，我想离开这里，去更远的地方。只是，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一样的吗？”

后来，一直想，大约是那天的风把我的心思吹给了上苍，那个叫做命运的东西，真的开着它的车轮，轰轰隆隆，带着我和他，一起去了远方。

那时的慢庄，还不习惯离别，不习惯那样义无反顾的出走，村口的小河波澜不惊，千年的古树，纷纷落着枯黄的叶子，爹娘红着眼，却并不拦阻，我头也不回，奔赴着不知名的远方，奔赴着宿命一般的爱情，直到伤痕累累，直到生离如死别。

多年以后，我也曾想过，如果当初，如果那个初冬的午后，我停住了脚步，那我后来的人生，是否会因此躲开那些背叛和伤害？我的双眼，是否依旧清澈？我的心，是否了无怨恨？

我曾经那样的近乡情怯，越走越远，不敢回首，却又因了这次机缘巧合，因了这蒙蒙细雨，终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。

真好！慢庄如我所愿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是我喜欢的样子。古色古香的房屋，不像城市的高楼，一眼望不到楼顶，这里一间一间的平房顶上还是灰色的大瓦；门前的枫树和银杏树，在风中摇曳，红色的、金色的树叶仍然交缠在一起；房间的花咩叽的大红被子，盖在身上暖暖的，像是小时候妈妈用针线缝制的被子，有妈妈的味道。

那些心事，也在这样的风景中，浮起又沉下，又浮起，窗外的一切，早已不再是往日模样，然而淳朴依旧，宁静依旧，慢依旧。

我慢慢记起曾经的好，那些被自己刻意忘记的好，那些自己承受过的好，值得万分留恋和珍惜的好。我在这个夜，听见慢庄的一草一木，在微凉的风里，不惊不惧的呼吸，感受那份从容，恍若回到少年时代。那个不再回来的人，似乎还是少年。